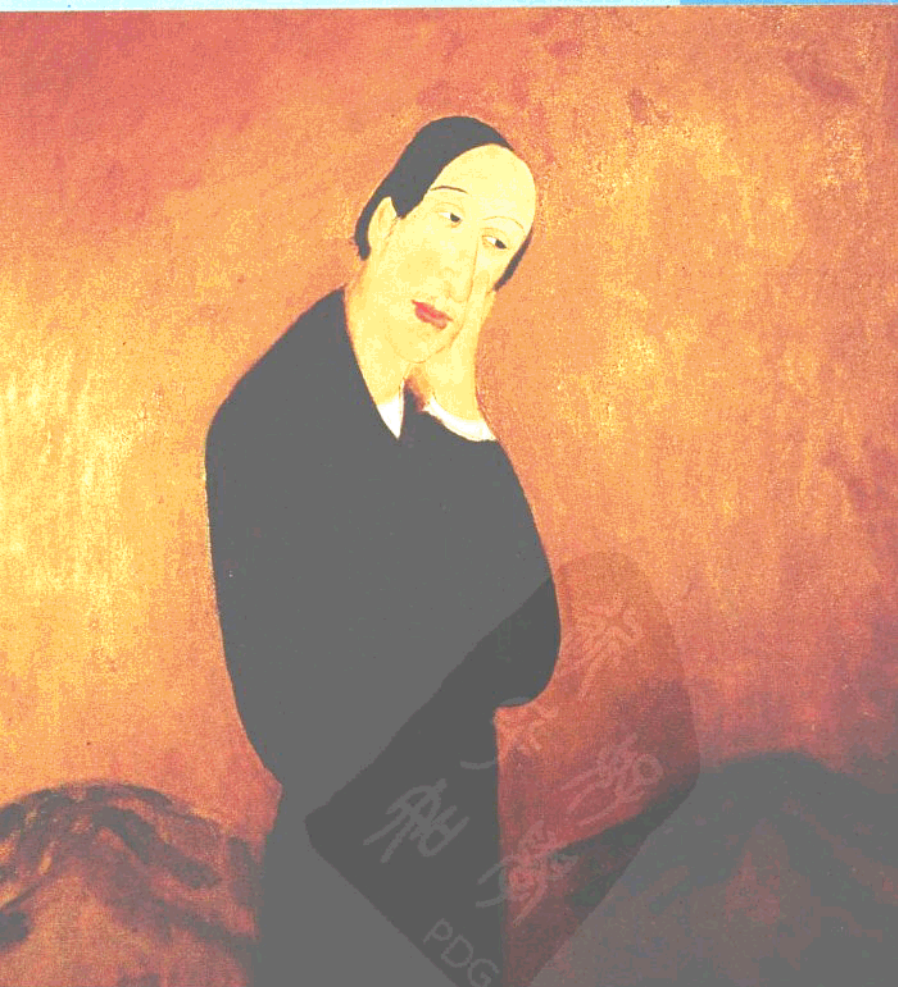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沒有航標 的河流上

葉蔚林著



「湖南作家輯」總序

施叔青

一、

文革浩劫後，傷痕文學的控訴聲稍歇，復出的右派作家，自知追不回被耽誤二十年的歲月，只好在創作題材上另闢途徑，而剛剛出道的年輕作家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文學必須服從政治的桎梏，急於別樹一格，表現具有特殊風味的文學，以便在文壇上嶄露頭角。

舉目四望，在近代作家中，有別於魯迅超越地域性，而文學成就並不懸殊，似乎就是老舍以北京方言、口語寫成的京味小說了。

另一位備受國外文學理論家推崇，認為其文學藝術的成就絕對不遜於魯迅的沈從文，由於對中共政權的冷淡不參予，被冷落埋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。

直至他西南聯大的學生汪曾祺，停筆多年後，八〇年獲獎的小說「受戒」，以散文詩的筆觸，行雲流水道出了小和尚與英子無邪的情懷，追溯他這類散文文化小說的師承，沈從文像出土人物一樣重見天日。

這位三〇年代就著作等身的作家，因要求作品的質素不應因抗日宣傳而降低，當時被冠以「

反對抗戰」的罪名，四九年以後，又在政治立場上堅持獨立，不願趨附中共政權，因此備受孤立壓制，轉入文物研究，終至在文壇上消聲匿跡。

五三年開明書店通知他「各書已過時，凡是己印、未印各書稿紙型，全部均代為焚毀」，隔三十年之後，「沈從文全集」重版問世，震撼了整個文藝界，特別是在鄉土地域觀念淡薄中長大的這一代湖南文學子弟，玩味認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土特色之餘，吃驚地發現這位文壇前輩是以浪漫溫馨的情懷，不帶任何批判地呈現他家鄉的水手、妓女、土匪、士兵。長時期以來，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統領了整個的創作思維方式，沈從文在三〇年代聲言要「用一支筆來好好保留最後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取予形式」，使得身上同樣流着楚人血液的後輩，陷入嚴肅的沉思。

隨著考古的新發現，黃河流域不再是中華文化唯一的搖籃，出土文物改寫了歷史，證明長江流域同是民族的發祥地，遺憾的是北方的孔孟理性思想，伴隨歷代王朝武力的征服，強制同化融合了玄想絢麗的南方巫楚文化，「楚辭」、「山海經」的浪漫熾烈激情、神話想像的傳統，被迫在儒家所強調的倫理人間秩序下噤聲了。

若以丹納的「地理環境決定論」，主張民族文化遺傳根深蒂固不易改變、榮格的「集體無意識」來看人神合一、時空交錯、半原始更接近於詩的思維的楚文化，則應是沉澱於每一個楚人的無意識深處，長時處於多眠狀態，但不致全然消亡。

八二、八三年，西方文學思潮隨着政策開放，大量湧入，經過短時期對現代派、意識流的模仿，作家們很快意識到至今仍處於封建官僚社會的中國大陸，物質條件的匱乏與意識型態的落後

，實在缺乏孕育現代主義的土壤，反而是拉丁美洲的極權體制、半開發國家的鄉土野氣，所產生的問題境遇與中國更為接近，馬奎斯的「百年的孤寂」一經翻譯，風行了知識文學界，那種植根於鄉土、天馬行空想像無限的魔幻現實主義，無疑為年輕一代作家打開另一個窗口，提醒他們回頭來，重新審視自己周圍腳下，對受限於體制而斷層的文化傳統，首次起了深情的關注，產生了新的文學上的覺悟。

二、

湖南作家也一如散居各省的文學工作者，一反三〇年代以來超越地域、南北大一統的創作主張，他們顧守生息熟悉的那一塊土地，相信只要把文學的根往下挖得愈深入，作品便更能反映出湘楚獨一無二的地方特殊性，到最後將具有最大的普遍性。

這種認識，除了受福克納終其一生，孜孜不倦地寫着他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、眷戀香蕉園附近那一片鄉土的馬奎斯的啟發，更重要而直接的，是受了沈從文作品的撞擊，情緒上很自然地認同他的浪漫抒情文學觀，畢竟魯迅沒能以文學來療救中國民性，文革浩劫留下的滿目瘡痍，反而沈從文的散文小說，更能滋潤、安慰人心。

沈從文的復出，激勵了湖南文學子弟追尋湘楚文化的根源，韓少功的「文學的『根』」便是尋思曾經燦爛一時的楚文化源流的去向。這位生長於革命城長沙的楚人，文革時，曾在屈原自盡的汨羅江邊揀隊落戶，屈子祠就在近處；他觀察當地民情風俗，發現有些方言，還能與「楚辭」

掛鉤，如當地人把「站立」或「栖立」說為「集」，這與「離騷」中「欲遠集而無所止」吻合。再往湘西找尋楚文化的遺跡，禮失求諸野，蟄居深山的苗、侗、僑、土家族，至今仍保留「制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，披蘭戴芷、佩飾紛繁，索茅以占，結菝以信，能歌善舞，喚鬼呼神，儼然楚辭中神秘、孤放、綺麗的境界。

這些古代「荆蠻」被漢人所逼，從雲夢洞庭湖澤地帶，沿五溪而上，向西南遷移，楚文化因此流入湘西，從苗族遷徙的史歌「爬山涉水」、土家族幾天幾夜的舞蹈，重現大遷徙的整個歷史的記憶，可證明楚文化的流向，有苗人血液的沈從文，描述家鄉鳳凰縣「楚辭的酬神宗教儀式，鳳凰縣苗巫主持的大酬神儀式作根據，可由今會古。」

於是，廿世紀的八〇年代，大陸各地一片尋根聲中，身為楚人後代的湖南學子急欲找回蒼老的遺傳，重振楚文學的風流餘韻，發出當代的「天問」，更有努力從血清血型的差異，證實南方人的精神氣質與北方人有別。

鄉土回歸、民俗色彩的渲染，湖南年輕作家中，以葉之蓁始作俑者，「我們建國巷」系列小說，將筆觸深入小巷，着力描繪異於他處的特殊味道，其中「接龍」對湘人過年的風情習俗有極準確的描繪，其他作家，如古華、葉蔚林等，發揮了楚人與生俱來的浪漫情懷，接續沈從文「最後一個浪漫派」的薪火，在反映嚴峻的現實主題下，湧動對鄉土的愛戀，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繪錄了一幅湘西山鎮民俗圖，葉蔚林的「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」，木排在水清得出奇的瀟水上緩緩漂流。

三、

然而，湖南作家抒情寫景之餘，不以描寫楚人情態、渲染地域色彩、風土人情爲滿足，越過外在的描繪、材料的蒐集，作家們更進一步找尋楚文學的精神，找出它的藝術方法做爲主觀的精神，不是只當成寫作對象，而希望我到寫作的主题。

從老莊禪學、屈原「楚辭」流落民間未經典藉化、學者化的野史、神話傳說、民俗祭典記載，結論出被孔孟文化所吸收、又受排斥的巫楚文化，其實是一種非正統、非規範的文化，是一種半原始文化，宗殺、哲學、科學、文藝還沒有充分化，理性與非理性基本上總爲一體，韓少功等湖南作家，認爲楚文化的特徵，除了人神相通、神秘詭麗、時空交錯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直覺思維，不同於孔孟的理性、記錄式的邏輯推理，是屬於文學的思維，如莊禪理論，皆以藝術形式來表達，是寓言式的。另一特點是它的相對的觀念，其實是很現代的，在八〇年代的今天重新開闢，自有它的意義。

湖南年輕一代作家，體會認識了楚文化的特質，作家本身的思維、感受方式跟着改變，實踐到作品裡的佳例不勝枚舉。一邊參照馬奎斯吸取民間神話傳說，融入文學創作所產生的新意，又回顧屈原根據上古楚人民間祭歌而寫的「九歌」，這一代的湘楚子弟亦取材於遠古的神話傳說，賦予新的意義，所謂舊事新編，甚或是編造現代神話，延續巫楚神話的傳統，像孫健忠的「舍巴日」，天降的原始部落女兒、蔡測海的「母船」，神秘的「韶薩果」古歌，只能唱却不能記下的

，却能與亘古的蠻荒時代交通、莫應豐「死河的奇迹」，廢棄多年的死河，瞬間復活、時間在古里鎮突然停止的「古里——鼓里」……這些作品顯示了神話的復甦，被喻為現代神話的濫觴。

韓少功的「歸去來」，神秘氛圍籠罩下，表現了人的相對性，到底黃治先是我、還是別人，一如莊周夢蝶，感到自我的游離、喪失，對自我的懷疑，這篇像霧一樣迷濛的小說，今古交會、時空交錯的感覺表現無遺。

徐曉鶴的「野豬和人」，同樣散發着未知的神秘力量。

處身中共極端壓抑的社會，作家們以神經失控的精神病患者為題材的，少之又少，唯一例外的是湖南作家們。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結尾，王秋赦的政治夢破碎，終至神經崩潰，韓少功的「老夢」、「藍蓋子」兩篇作品，更能觸到讀者神經末梢。韓少功認為精神病「是個很好的窗口，可透視人的內心深處」。

徐曉鶴的「院長和他的瘋子們」、「瘋子和他們的院長」，更直接以瘋人院為題材。女作家殘雪，作品呈現的世界更是錯亂的、分裂的、對被迫害的臆想，那種焦慮、驚恐使人想起挪威畫家孟克的「哭泣」等作品，同是屬於瀕臨崩潰的心理狀態，殘雪的小說世界絕不屬於正常人的思維與秩序。

湖南作家們深耕狠挖人類異常的心理狀態，使人懷疑是楚文化非理性的因子在作祟。

四、

湖南作家的尋根，不希望只限於楚地風土民情、地方色彩的外在渲染，而想更深一層，重新找尋挖掘楚文學的精神，企圖達到不管寫什麼題材，都能掌握表現這種精神。

實踐過程中，顯然困難重重，首先兩千多年前，孔孟儒家文化強行同化征服楚地的文化，兩者相互混合，儒家理性思維早已滲透浪漫、玄想的楚人血液，「五四」以來，更以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為主，長時期統領文壇，中共的文藝政策又承襲蘇聯，強調「主題先行」的現實，寫實主義為唯一的創作方式，文革之後的傷痕、反思、甚至改革文學，基本上脫離不了理性的範疇，仍屬揭露傷痕、撻伐官僚特權的政治問題小說。

何立偉是湖南作家羣中最為感性的作家，像韓少功的作品，便為過多的理性干預所苦，他原是寫問題小說出身，無法排斥理性，上海評論家吳亮認為他的理性範疇是深刻而紊亂的，往往被逼到兩難的地步，「既然理性存在，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決的，迫使理性停止功能，然後發現我的思路，被某種氣氛所淹沒、被某種意象所擺脫，被某種突如其來的情緒所背叛。」

韓少功以此法對付創作中理性的干預，殘雪對理性更是深惡痛絕，她在作品裡要求達到絕對的非理性，更是反邏輯、反理性的極端例子。

序

讀過沈從文老先生作品的讀者，一定會對湘西的山水和風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，恨不得到那美麗的「邊城」一遊才好。其實湖南的好山好水不止湘西。湖南山水之美比湘西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我所指的湘南是靈陵地區，即古永州之野。也就是唐代柳宗元謫居十年，寫下「永州八記」的所在。

湘南的山自然不像湘西那樣普遍峭拔雄奇，但却有姿多彩。永州盆地不論南部或北部，大多是石灰岩丘陵。這些丘陵常是頂部灌木蔥鬱，而基岩裸露，或石牙網陳。於是到處都有天然的溶油，最著名的有造縣的月岩，寧遠九嶷山的紫霞岩、王瑄岩、象岩，永州的朝陽岩和江華的陽華岩等等。它們岩邃奇絕，裏面千奇百怪的石笋和石鍾乳，如夢如幻，如歌如畫，構成一個個神秘的童話世界，令人流連忘返。

依我看，湘南的水要比湘西好，最著名的是瀟水。瀟水的主源出於九嶷山南麓，它流經三百五十餘公里與湘江匯合於永州城外的蘋島。傳說很早以前，這裏僅是一弓之沙洲。湘水從西，瀟水自南奔騰而來，每當春雨飄潑，洪水氾濫之時，便將此洲淹沒。當初娥皇女英沿河而上尋找舜帝，路過永州時，正值大水茫茫，艚公不慎，船隻觸灘搖震。女英當即拋下碧羅巾一幅；龍神得報，慌忙放出三隻金鴨，將河洲高高托起，從此這個小島便隨水浮沉。水漲洲高，滿頭珠翠。這處二水會合，船隻往來如梭，風帆與洲上竹篁相映，櫓聲與洲中鳥語共鳴。特別是秋雨之際，雨打竹篁，沙沙有聲，更有一番說不出的情趣。所謂「瀟湘夜雨」指的就是這個地方了。瀟水特別清，都說「山光水色」，而瀟水是無色的。瀟水特甜，大概含有某種不可知的物質。你掬一捧瀟水喝下，會不由自主地舔遍十隻指頭。

湘南有許多名勝古蹟，歷代文人騷客在各處作文題詩甚夥。除了柳宗元膾炙人口的「永州八記」外，元結、黃庭堅、張來、李清照、范成大、錢邦芭、何紹基、張勉孚……都留下文字。永州的綠天庵是草書聖手懷素和尚種蕉練字的地方。靈陵縣高溪湘江邊的石崖上有「唐叟釣磯」四個大字；每字直徑十公分以上，正楷，筆力剛健，令人仰慕。相傳高溪上下原有二十四磯，爲唐叟隱居釣魚處。高溪以隱高

人而得名，最值得一觀的名勝古蹟是浯溪。「浯溪勝慨，雄冠三湘」；浯溪已有一千二百餘年的歷史了。浯溪位於祁陽城南五里，一條小溪與湘水匯合處。元結於唐廣德二年（公元七六四年）在此結廬寄居，着意經營，制字命名，抒詞鑄志。將溪命名浯溪，更創造出「嵒」「唐」二字，將山名「嵒台」，亭曰「唐亭」。他還將記載「安史之亂」始末的「大唐中興嶺」請顏真卿書刻於崖壁之上。碑高三米，橫三米有餘，共三百三十二字，每字十五公分見方。元結是古文運動的先驅，顏真卿是書法藝術的宗師。他們合作的「大唐中興頌碑」，自然是珠聯璧合了。浯溪除了本身具有山媚水秀，文字、書法的價值外，是「文以載道」，「地以人傳」的典型，是仰慕元、顏，甄別善惡、美醜的巨鑒。

湘南還是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世界，最富於神話色彩的當然九嶷山了。九嶷山位於寧遠城南六十華里，又名蒼梧山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「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，葬於江南九嶷。」《水經注》：「蒼梧之野，峰秀數郡之間，羅岩九峰，各導一溪，岫壑免阻，異嶺同勢，游者疑焉，故曰：九嶷山。」九嶷山最動人的傳說莫過於娥皇女英二妃，萬里迢迢前來尋覓故夫的傳說了。她們溯瀟水而上，沿大小紫荊而下，躑躅徘徊於九峰之間。她們哀哀欲絕，揮淚如雨，淚滴灑遍竹林，由是竹

體斑斑，成爲斑竹。九嶷山有舜廟，建於明洪武四年（公元一三七一年）舜廟規模宏大，建築雄偉。整個工程由照壁、儀門、拜亭、正殿、寢殿，東西廂房和坊碑構成。圍牆長達一千一百餘米，占地約十三畝。廟前照壁的「九疑山」三個大字，係宋代道州刺史方信孺手筆（玉琯岩石壁的拓片）拜亭後面是正殿。殿後沿石級而上爲寢陵。有石碑一塊，高三米，寬二米，上面聿書鐫刻△帝舜有虞氏之陵▽陵前有兩株千年古杉，樹皮雖已剝落，但鐵骨崢嶸，樹冠依然翠綠。據當地人說，這兩棵古杉，夜間樹冠時會閃出亮光，如巨燭燦然，所以稱爲「天燈」。置身於舜廟之中，你自然會浮想聯翩，緬懷中華民族綿長的歷史，一種深沉的苦難感以及頑強的期望齊向心頭奔湧，莫名其妙地滄然涕下。

湖南的民風是淳樸的，特別是聚居在江華、江永、寧遠、藍山等地僑族山民。他們櫨樓而美麗，貧窮而慷慨。他們好客，對客人常說這樣的話：「來，我家有一碗苞穀飯，半碗是你的；我家有一張眠床，半邊是你的！」你在任何一家留宿，主人都會把你當親人款待。早早出門，主人會叮嚀復叮嚀：早晨露水大，走路莫踏路邊草。當心露水打濕脚，受了風寒得感冒。中午日頭毒，渴了莫喝山陰水，山陰水硬，扎腸又扎肚。晚邊時，走路記得拐棍朝前打，莫叫毒蛇咬傷啊！最奇怪的是，

他們會將所有離去的客都長久記在心間，一次次向子孫復述來客的音容笑貌，有如一種珍藏。於是面對這些山民，你的一切痛苦和不幸都會消散，渾身覺得清潔而輕盈。並且在一瞬間，你會意識到做人的責任感。不爲別的，單單爲了這些淳樸的人們，自己也應該活得振作一些，像樣一些才好。否則你將愧對這裏的山風明月，當你離去哪怕遠走天涯，當山民們圍坐公塘邊上叨唸你的時候，你的眼皮會逃個不停，你的靈魂會騷動不安的……

由於命運的驅使，我和湘南這塊土地結下不解之緣。特別是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十年中，我被「發配」、「流放」到這塊土地上度過漫長的苦難歲月。如今「文化大革命」已經成爲歷史陳跡，與整個民族所承受的浩劫相比，個人的苦難不過是一粒微塵。當苦難沉澱之後，（我便加倍珍惜苦難中曾經有過的點滴美好。回首往事，作爲一個作家，我甚至覺得有幸，得到一個機會徹底地，不及旁鶩的擁抱、貼緊了湘南這塊土地。

爲了不辜負湘南這塊土地的歷史，美麗的山川以及淳樸的人們。我寫下了有關這片土地的許多小說，這裏呈獻給讀者的僅僅是其中一小部份。

葉蔚林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
於湖南長沙明星里

他們會將所有離去的客都長久記在心間，一次次向子孫復述來客的音容笑貌，有如一種珍藏。於是面對這些山民，你的一切痛苦和不幸都會消散，渾身覺得清潔而輕盈。並且在一瞬間，你會意識到做人的責任感。不爲別的，單單爲了這些淳樸的人們，自己也應該活得振作一些，像樣一些才好。否則你將愧對這裏的山風明月，當你離去哪怕遠走天涯，當山民們圍坐公塘邊上叨唸你的時候，你的眼皮會逃個不停，你的靈魂會騷動不安的……

由於命運的驅使，我和湘南這塊土地結下不解之緣。特別是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十年中，我被「發配」、「流放」到這塊土地上度過漫長的苦難歲月。如今「文化大革命」已經成爲歷史陳跡，與整個民族所承受的浩劫相比，個人的苦難不過是一粒微塵。當苦難沉澱之後，（我便加倍珍惜苦難中曾經有過的點滴美好。回首往事，作爲一個作家，我甚至覺得有幸，得到一個機會徹底地，不及旁鶩的擁抱、貼緊了湘南這塊土地。

爲了不辜負湘南這塊土地的歷史，美麗的山川以及淳樸的人們。我寫下了有關這片土地的許多小說，這裏呈獻給讀者的僅僅是其中一小部份。

葉蔚林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
於湖南長沙明星里

阿黑在晚霞中死去

1

一九七七年農曆七月末梢的一天。西斜的陽光，照耀湘江上游的丘陵地帶。這裏，早稻已經收割完畢，中耕過後的晚稻秧，嫩綠茁壯，波伏在薰風之中，猶如閃動的湖水。坡地上，棉花結桃了，秋蕎開花了，苞穀鼓脹起來了，花生呢，葉莖早已枯焦，飽滿的莢兒，埋藏在乾鬆的沙土裏，小手鋤輕輕挖一下，就能翻出十幾顆。山崗下那片梨園，香水梨也熟透了，淡青色的薄皮透出細白的梨肉，好像是半透明的結晶體，彷彿只消指頭一彈，甜汁就會滴嗒下來。在公路邊，在村子裏，在小河旁，到處都可以看見走動的公社社員，忙忙碌碌，吱吱喳喳，喜氣洋洋！土地啊，似乎深知十年所遭受的一切沉重災難，爲了安慰人民，彌補損失，獻出了空前的

豐收。

太陽慢慢落在遠山的後面了，黃昏降臨。社員們陸續回了家，村莊炊煙四起，新米飯的香味和油炸青椒的辣味，瀰漫開來。隨着夕照的變幻，在西方，在銀灰色的雲層中，橫裂開一道長縫，裏面好像有千萬支蠟燭燃燒，又紅又亮。這是第一片晚霞，這片美麗的晚霞，宛如一面燦爛的旗幟，高懸在人們的頭頂，唱出喜悅的、勝利解放的歌。

然而就在這時候，從布滿油茶樹的山崗上，走下來一匹黑狗。它走得很慢，時不時駐足四顧，伸長脖子，翹起敏感的鼻孔，在空氣中嗅尋着什麼。它很瘦，兩條後腿的骨節，像竹根一樣突起，肚皮癢進去，一吸氣，就能看見一根根肋條，它的皮毛稀疏、粗糙而凌亂，恰似經霜的衰草。天氣雖說很熱，但它並不張開嘴吧，拖出舌頭，兩片嘴唇反而嚴峻地緊閉着。它的眼睛好像蒙着一層薄霧，顯得這樣懊惱，這樣憂傷，這樣失望。它那憔悴的模樣和失魂落魄的神態，與周圍敞亮的、熱烘烘的氣氛顯得多麼不協調呵！

它是誰家的狗？來自什麼地方？為什麼心事重重？

它在山崗下的小路邊站住了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似乎在掂量該往哪邊走。這時